



英大週刊

第一百零七期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刊

北京師範大學英大週刊社出版

恭賀聖誕年禧

燕大週刊社同人鞠躬

經理部啓事

本刊歡迎刊登團體私人之慶賀聖誕新年啟事，價目特別從廉，有欲登者，可向本部接洽。

校 曆 (十九日至二十六日一週)

星期日十二月十九日

下午四時半

—— 晚禱禮拜
卞先生主領

下午七時半

—— 聖誕音樂祝典
(見校布告)

星期一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四時半

—— 燕大定期刊籌備委員會
洪科長家

星期二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時

—— 女校禮堂——聖誕音樂祝典

下午四時

—— 地方公共衛生委員會
Sage Hau—〇三室

下午五時

—— 醫預學會講演——
講員 E, C, Faust
講題(見校聞欄)
地址: C. 103 課室

星期四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九時

下午七時

聖誕祝典—神科
全校慶祝聖誕大集會
男生第一食堂
聖誕休假

星期五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

聖誕日，雲南起義紀念日
聖餐典禮(神科禮堂)

星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

下午四時三十分

禮拜 (李牧師主領)
禮拜 (卞牧師主領)

燕大週刊第一百零七期

—目 錄—

校外教育

現在在畢業

邵老兄

大風讚

和合作社開個小小的玩笑

校刊(十則)

李安宅

采 真

羅 華

嚴 漢

逸 雲

清 記

編 者 餘 話

本刊每期於刊行日前一星期發稿，凡關於時間性之稿件，皆請早日投交。校閱稿務請於每星期五下午五時前交到。

編者近因種種原故，將本刊編得有些灰氣，編者亦深知之。只因歧路太多，以致徘徊中途，極難適從。閱者如有高見，儘請賜教，請勿立於道旁說風涼話。

上期刊登之詩「隔窗慰黃葉」，係渭華女士所作，手民未將「作者」排入，謹在此對於作者致歉。

校外教育

——哈特 (Joseph K Hart) 原著——

——李安宅譯自 Case: Outlines of Introductory sociology

人不能使世界任其自然，我們的世界，不管它是物質的或是社會的，已由種種的發明而大被改變了。這類的發明有些是顯然屬於社會的。亞理士多德說過：『人是建設制度的動物。』那就是說，人是社會的革新者，設若需要革新的話。然而發明也常常回過來支配我們。有些人心目中，制度就成了主人翁：制度是一切，人和社會什麼也不是。

不管制度是不是一切，可是它們的界限就未定清楚過，它們彼此互爭，甚至於慘淡的爭，死命的爭，爭着得人們的皈依。教會呢，國呢，家呢，商店呢，都爭着求我們的忠心和精力。近幾百年來，學校也加入了這個競爭的場合，尤其是對於兒童的時間和精力。

學校和其他制度的界限不清楚，這種事實使辦學的男女心緒不甯。他們說，『設若我們能使社會認可學校工作都是什麼，我們能使教育有極大的進步。可是，這時家庭干涉了，那時國家和教會不讓了，再不然實業又來打擾了。關於這些，一点点一定的辦法也沒有！教育本可組織世界，兩旁的制度都不允許它這樣去作。』

要求教育屬於學校，使學校有惟一的支配，不受這些制度的牽掣，這個要求本是十分自然的。在靜止的社會裏，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育，也許可以遷就點。但在一個民治和科學的時代，這種跋扈就實在沒法子容受了。學校並不是教育的中心；辦學的並不是教育的獨裁者。這個全問題實在複雜的遠了。但無論怎樣複雜，民治主義必得和

它對面。它的結局不是定自學校，乃是定自社會，學校原是社會之一部分。

試看初民社會，在未有學校以前，教育的程度和結果怎樣？學校本是社會制度裏面最幼稚的一個，比較的近代些；而教育至少已與種族同古了。

在一個古代小社會裏，譬如說，五百人的社會，教育正是由公共生活所得的一切經驗的總合。那個社會有它的實業，它的宗教儀則，它的有組織的社會制裁，它的家庭生活——由這類共同關係及共同活動所產生的一切傳統，風俗，和習慣。兒童生在這個共同生活裏面，採取它的習慣，技能，風俗和傳統。

由着學徒式的生活，進到成年的一份子，他們所需要的作人之道，他們都學會了。這類的教育是完備的，應用的而且道德的，為那種羣衆生活所需要的。這種教育既應有盡有了，那麼在可能範圍之內，它便能保障羣衆的繁衍。

當那個地方的人口由五百而繁殖到一萬或十萬的時候，以後怎樣呢？原來的小社會之內，人人工作；人人對於社會制序之結構有份，人人是家庭生活的一份子，宗教生活的一份子；人人有所系屬，人人同歸而由其性情殊別以異趣。然當該社會變成所謂城市之後，那樣的共同經驗都一同失敗。兒童再不能享受完全的共同生活了，不同的利害關係，遂也就制度化或機關化而分離。城市內分成所謂「居住地」「商場」，等等；宗教收斂到教會房屋之內；社會制度進而成為「國家」，而有所謂衙門和監獄。而今而後沒有兒童能再在他接近的世界得到一切，原始的興趣了。

燕大週刊

而且，人們自己也專門起來，分工起來，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政客；有的成了教授。每門都要專利它的殊特利益的活動和尊嚴，而默視或反對其他異趣之活動。沒有兒童能夠再在他的接近團體得着他的一切需求。至若起乎這些分化之上而感到理想的全社會的人更少了，換言之，就是，少有人能夠變作在心理學意義上的公民。

然而無論現在或過去，如初民社會一般，不能明瞭人生所寄託的全環境，那究不是完全的教育。固然因陋就簡與全體無關的人也很有，但大多數必須多少見到環境的邊緣。雖然城市發達到了不可瞬間的捉摸，最少也當得些了解。教育不是零碎的經驗(experiences)它是整個的經驗。

古代簡單易解的社會崩壞時，古人怎樣去應付它們呢？這個答案，很有意味。古代社會沒有組織的教育；近代城市則有宏大的教育機關，介乎兩者之間，這個小小時間曾有過一個特別的制度。它的遺跡只剩了一個幻想的單字了——那就是導師(pedagogue)。這個古茂的字眼和制度是怎樣的意義遷變了！

然當雅典過渡時代，初民生活已不可續，學院制度尙未來臨，在這絕續之交，導師作成惟一的教育中心，所謂導師者頂要緊須是個公民，一個周知世事而可指導兒童適當生活的人。導師永不能作學校教員，他是一個市民(Citizen)一個公民(Citizen)。他引導生徒徧遊市上，賞奇析疑，使他們知那過大環境的義意；他幫助他們將零碎的經驗陶成有意義的見識，於各人生活和社會都有有力的幫助。

富蘭克林在他的自傳內曾說過怎樣他的父親導他漫遊波士頓(Boston)的街市，將等等的商店，局所，以及職業的不同，歷歷指

點給他，調查完畢後，他父問道：「你見過的這些職業，欲選那一樣呢？」這就是導師的工作。

但城市是發展的，時代也自不同，導師已老而將與世長辭了。他關於那城的過去和現在已經週知而厭見，將來或許永不再有這等人出現。他於是寫了一本書，記載他的記憶，他所知所愛的全城故事，以後他就消滅了。

他死以後，無人起而代之，雖有人爲自己事業，知道城內一部分的事。然無人知得那樣全，那樣明瞭，無人能將隱秘的動作顯示給兒童，像古導師那樣。關於兒童的教育，又將怎麼辦呢？這個答案也是很有意味的。

關於城市，雖無人像以先導師那樣博聞廣見，然還有人讀過他的書。明瞭書內字句的人（說明瞭）25%），尚可找到。無已，就讓這個人替他罷。然他有一本書要教，有許多孩子要管，他就沒工夫在街上跑了，於是乎爲他蓋所房子，窗戶高高的，省得外邊的繁華招惹了孩子們。在這房子裏他就教起書來，管起孩子來，這就是第一個學校呵！

自此我們才有了第一個教員，那就是一個人專念旁人的書，專將所得的『二手貨』交給第三者，（尤其是小孩子們）不能在這事上保障自己的小孩子們。這類的教員，不知所教的是何等貨色。他是在書內得到的，他教的是書，他不敢讓學生們過細的考問書中的材料。他們問的是城市，他答的是故紙；他們要的是麵包，他給的是石子！

這類情形或許不致太要不得，設若學校不想專有教育這個名詞的話。在他們的見解，教育是在學房裏的東西，是應爲教員管理的。沒

燕大週刊

有旁的東西，或很少的東西，可以當作「學分」。一切的東西一切飽滿而多變的經驗，或許有點用處，然在學校當作「學分」，是萬萬不可的。這樣的學校自造了一個世界，有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法則，成了一個學院世界，而不是實際的世界。這等的教員大談其教育，其立足點不在它與人和經驗的影響，而在與傳統那一面的原例。學校不時的被其四週的真世界所紮擾。教員常因學生有更醒的可能而不安——學生也有時在回課時更醒過來而問些「可笑的」問題。

所以，在大多數的學校內，找不到小孩子，只於有「小學生」。小學生是小孩子之一部份而在校中循規蹈矩同流合污的。在課室的小學生和候在室外等着下課的活孩子，兩者的關聯，普通是薄弱的，有時是特別遼遠的。這樣地將孩子的人格分成兩半，結果常使其注意力分散，而使人格離解；得其相隨的壞影響的，也不是普通。對於大多數的孩子，這樣一來，足可使們被淘汰在校外。

同時建設的教育和破壞的教育並進不息，在孩子生活的一切經驗一切活動之中。教室內的一點鐘並不見得有極頂的價值。經驗就是經濟，不管是怎樣得的。固然，有些經驗比旁的重要，然加上「教育」二字並不見得能夠保證那種特色。不管甚麼法子，能教個人捉住他的世界，把那世界撕個粉碎以便了解也好，再安裝在一起以便管領也好；這類的經驗，只要得到，就是重要的經驗，對於民治和科學時代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

今日的學校固可幫助生徒發展這樣不息的經驗——申長片斷的而成爲整個的。但旁的社會條件也同等的幫助，並將永遠的幫助。實業會是教育男女兒童的主要工具，在初民社會我們都看見過；當美國

開拓的時期，很多人都記得。無論學校變得如何重要，如何聰明，教育將在每個經驗永遠與職業，社會情形，團體興趣和理想，結不解的關係。

而且，校外的經驗是最重要的生活經驗。未有學校以前，它們對於兒童怎樣，現在仍是怎樣，當他們未入學的時候。兒童不在學校時，它們逐處環繞着；兒童長大成人離開學校時，仍有它們的勢力影響着。學校足可以完全逃過去；即不然，也終究被離棄而列後邊。然而經驗則無可逃避，無論那個含生之倫。無論學校有無，教育是與生活俱進的（甚或至於前生而進）直到神經系統固定不變不能感印為止。

這樣看來，也很明顯了，凡談教育，必始自校外教育，社會所給與的教育，這類討論的方法，將學校置在一個奇怪的地位。這樣論辨完全的反對，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學校有權保守它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私有的區域。以學術機關的資格，學校將要要求這種「權利」。但取得它們，必要引起社會的批評。有些批評也許不公平；有些也許會出笑話；有些也許顯然的與教育不相干。於是司空見慣的教育家遂謂一切批評都是出自無識，忌妒，或心術不正，

然而無論怎樣，拿學校當作學術的機關，以代替初民社會的經驗世界，和古代導師的明澈的指導，總不是個好替身。拿學校與其前身那一個比較，它的事工，也是極端的不得其正。導師也許因年久而僵作機關化，也許會咬文嚼字，遠離真相。近代的學校也許就是機關化的導師制。導師這一個辭的流傳和其現在的意義似乎可以證明這種可能。

但導師確乎曾是社會中最聰明的一份子，同時也是最了解最同情

燕大週刊

的一份子。他明瞭他的社會，他知道小孩的要求。他為孩子們解說團體生活，而使迷惑的心變成光明。他未曾拿自己的經驗，代替孩子們的經驗。他用自己的經驗作指導他們求零碎的以至整個的經驗之工具。在他權限之內，他的職守是：幫助迷惑的孩子們尋找他們自己的路徑到他們的大生活的城市，他們的世界。

設若學校希望為民治的工作，科學努力，必須由柏刺圖的閉門的學術，返到蘇格刺底(Socrates)的與世同工，——必須將世界和生命的經驗捉來，必須去尋求這種經驗。校內之事必須看作接近校外之事的步驟。

十五，十二，七日譯。

現在底享樂

瓦克爾(Thomas W. Ker) 著采真譯

打算享樂現在，必須專注現在。在作着一件事而想到另一件事，是過生活底一種很不適意的方法。有些人永遠願意他們自己處在另一個地方，祇要不是現時所在底地方，或永遠想到另一件事情，祇要不是他們現在所正作着底事情，或想到另一個人，祇要不是他們正對着說話底那人，就行，這種態度，不能享樂什麼，不能把什麼事作好了，並且也不能使旁人歡悅。對於較低的人與較低的事情有着興趣，比對於最好底取一種淡漠的態度，要強一些。淡漠底主要的原因是，不培養自己底趣味，而採納旁人底趣味——是追求那不合自己底式底，因之也就是自己在實情上不傾向底東西。這種愚癡多少蔓延到各等底人中，牠底發生是由於這種錯誤：是把自己底享樂建築在世界底意見底虛偽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一面對於旁人有相當的尊敬，一

面自己即在自己底世界之中。追求世界底意見底人們，在社交與職業底蔓延中間，即失喪了自己，並且不關心他們所作底是什麼，乃關心人們對於他們所作底事將作何思想：反之，堅固與獨立是幸福之絕對的要件，而且堅固與獨立正是普通人類所最忽視底，甚或常是所想要毀壞底兩件東西。

節制使人底能幹清明，練習使人底能幹活潑；必須是節制與練習聯合，然後心的或體的奮力纔能準有合適的情態。

十五，十，二十七，

邵老頭兒

羅慕華

邵老頭兒居然做了老新郎，他兒子到底沒有拗過他。

士元在去年把母親喪了，他父親哭得死去活來，誰都以為這五十來年的老夫妻，當然他底悲哀要格外深切的，但如此沉痛，在上上了年紀的人身上，總是不相宜的，所以大家一半勸解着他，一半幫着他兒子把這樁大事辦過。

士元的一個朋友，在財政廳當科員，自己稍稍得了意便想起朋友，就給士元去一封信，要他來此辦忙，言外之意，就是說……你現在若賦閑，到我這裏可以給你找事做。……不過不好明說，怕人誤會他是有心以此來驕傲人的。

士元家中確實稱幾個錢，在莊上也可說是首戶，固然不等掙錢養家，但從那年在縣公署辭了書記的差事以後，在家閑了這幾年，自己也覺得怪膩的，現在既得這一個機會，那有不願意的道理呢？便高高興興地投奔了去。

在朋友處住了幾天，恰巧外縣的稅捐徵收局換了一任局長，便使

燕大週刊

士元拿一封荐信前往，到那裏就弄一個一等僱員暫時俯就，局長很抱歉地和他說後來有機會時，一定要另行設法的，暫時的事，實在有些委曲他，他見如此，也就安心做下去。

士元見事情已就緒，就差人把老婆和兩個孩子都接了來，租三間房住着，倒也很隨心。

他夙性很孝，想自己在此雖很適意，但老父一人在家裏，孤孤零零的，心下頗覺不安，於是又差人把老頭兒接了來，在此享天倫的樂趣。

邵老頭兒到了兒子這裏，很是享福：在家裏吃喝都不論，以外每天還給一元錢的零用，這還不算，更在街上的一家飯館留下了賬，預備給老頭兒高興時去吃的。……

老頭兒初到這裏時，彷彿是很滿意，每日看着兒子，總是帶着歡喜的笑容，喝了兩杯酒後，便抱起三歲孫兒，故意把腮旁的鬍子向他嬌嫩的小臉上亂戳，逗着他叫。

獨自在一屋也很方便，乏了就躺着，困了就睡去，在屋悶了便出去走走。

後來不知是什麼原故，忽然變了態度，是在一個夜裏，隣家娶婦的鼓吹，驚醒他老人家底夢。次日早晨，他兒去給倒便壺時，他正在穿着襪子，劈頭就罵了一句：

「混蛋——你混蛋！」

把士元嚇得忙着倒退出來，回屋就和他妻說：

「那一點忤逆了老人呢？……」

他們尋思着，到底沒有得着頭緒，

這一次算開了利市，從此這「混蛋」二字，便永遠加在兒子底頭上了。

從這次以後，他便彷彿不往好裏活了，每日盡量地喝酒，醉了就罵兒子混蛋，晚間在茶館飲到半夜，非等兒子去請不回去，口裏說「那間屋我不能一人住！」

有時士元和妻在屋內調弄孩子玩笑，老頭兒便在對屋大發威風了，罵道：

「你們倒很快活了，這羣混蛋！」

後來兒子實在不得已，到底要問明是那一點對不住老人，使老人如此憤怒，可是老頭兒並沒告訴他，開口便是：

「你混蛋！來問我？——我不知道！你不會想想麼？」

士元退出之後，更生了疑惑，左猜右想，不知其故，便處處試驗着去迎合老人底意思，依然不生效力，才知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究竟是在那一點，終也沒有猜到。

同院的人也都不納悶那老頭兒忽然變了皮氣，不過也都是不知道他兒子底罪過是在那裏。

有一天，房東家的一個老更夫，在院中掃糞，這時天將正午，秋空下的陽光，分外溫和，那老頭兒也在門旁立着，便和更夫攀談起來，第一句便問更夫道：

「你有老伴兒沒有？」

更夫一面掃着土，一面說：

「還有一個老不死的，在家領着孩子們過日子。」

那老頭兒便嘆了一口氣，更夫接着說：

「看你老人家是何等享福！好兒子，好媳婦，每日吃些喝些……哦，就是缺個老伴兒！若……」

燕大週刊

話還沒完，邵老頭兒忽然趕着幾步走到更夫身旁，拍着他肩說：

『老哥哥！你是知道我的人呵！』

這無意中的一句話，不知爲何使邵老頭兒驚喜到這般地步，把更夫也鬧得不知所以，抬起頭來看着他，他一面奪下更夫手中的舊帚，拉着他說：

『走，我們喝兩杯酒去，我有好多的話沒處說哩！』

到了酒館，一面喝着，一面告訴更夫說：

『你們都以爲我有好兒子，可是不知他不能體貼我的苦處——我

大風讚

淡巖

大風呀！

你這樣狂吹，
你這樣怒吼，
你是增加窮人飢寒的憂愁，
發顯富人箱笈的狐裘；
啊，勢力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大風呀！

你這樣呼叫，
你這樣鳴號，
你是引起窮人震抖的號洶，
激揚富人圍爐的歡好；
啊，刻薄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大風呀！

你這樣亂滾，
你這樣奔騰，
你是吹破窮人單薄的衣襟，
往飄富人輕繞的圍巾；
啊，欺弱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大風呀！

你這樣威嚴，
你這樣勇健，
你是傾圮窮人飄搖的草間，
爛紅富人熱烈的爐篋；
啊，趨炎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大風呀！
你這樣冷酷，
你這樣殘暴，
你是凍冰窮人將碎的心苗，
成就富人杯酒的言笑；
啊，附勢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大風呀！
你這樣寒冽，
你這樣淒切，
你是刺透窮人枯乾的肌骨，
打動富人田租的歛入；
啊，忍的大風呀！
我讚美你。

二九，十，三十，作於神樓風聲頻襲室中。

一人冷冷清清地住在一個屋裏，每天多麼難過！他不明白我底意思，却要僱人給我做伴，這不是混蛋麼？……………」

老頭兒說着又給更夫滿了一杯，更夫高了興，也湊着他的趣兒，邵老頭兒以為在茫茫人海中得一知己，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於是便放量喝起來。

後來他切囑更夫給他留意作個媒，並且要年紀輕些的，就是嫗婦也可以；更夫也笑着應了他，他招呼人記了賬才起身出來。

邵老頭兒扶着更夫東倒西歪地出了酒館，到家，便酣然睡去。

第二天，老更夫便把邵老頭兒的頹悶的秘密，宣布出來，於是大

大週刊

家才知道他發皮氣的原故。

那老頭兒自己不好意思說的話既已宣揚出去，便索性無所顧忌了。見他人就說兒子不孝，不給他張羅續娶的事，使他老境淒涼，

他這天偶和老房東閒談起來，他說：

『我願意和人談話，不過我不願談別的事，就是老兄老弟們互相談着老妻的事，這個，我却覺得特別有趣兒，』

他求着房東給他做媒，並說自己怎樣的心高，房東却打趣他說：

『你底心雖仍和年輕時一樣，但年紀老了，可怎麼好呢？』

他趕着說：

『不，不！老有什麼關係，梁影八十二金榜題名，我好六十二洞房花燭麼？』

這些話傳出去卻成了笑柄。

他兒子確實不願他再娶，以爲年紀已老，何苦如此！不如養養身子多活幾年，享點清福。可是他雖自以爲孝，老頭兒却以爲他不孝。他深恨兒了既是明明知道他底煩悶，却不能給他解除，不能隨着他底意思去做，便照常地發了皮氣，罵着：

『不孝順的東西——……混蛋！』

多日沒有見着那老頭兒那付赤紅的面孔，也多日沒有聽見他罵兒子混蛋的聲音，這件事已覺擱下去，忽然昨天有人傳說，說是那老頭兒到底娶上老伴兒了，清早高高興興地拜天地，惹得一院人都在屋裏扒着玻璃窗子笑他。

士元從此也就不再被父親罵混蛋了。

和合作社開個小小的玩笑！

邊燮清

差不多燕大的學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本校有個教職員學生和工人們一起組織的所謂「燕大合作社」者這們一個特殊的機關。合作社的內容雖然不得知其詳，但牠係由股東集合而成的，這是我們敢斷言的。記得今年要放暑假的時候，買股票的風聲傳遍了全校，股東的會議也一再招集：在當時人想着這種由「中西人合組而成」又用「中西一治」的商業方法來經營的買賣總不會「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誰知天下的事並不是按着人的臆想來現實的！在此季開學剛有一個月，合作社要賠錢的風聲便哄動了好久，誰知落到後來這種賠錢的事實便不幸被人言中了！據聞合作社在第一月賠錢至少也在五百元以上，只落得飲盟部「關門大吉」，理髮處「停止營業」，甚至經理部和雜貨處也只好走了北京商人的花招「本鋪清理帳目」，下面還得無可奈何的聯着一句「暫行停止營業！」於是衆望（股東們）所歸的合作社便一變而為生意蕭條的淒涼景況，這不能不說是「中西一治」的罪過（？）

聽說合作社惟一的利益，便是節省「中人」費，果然如此，合作社的售品就比那非合作社的售品至少也當便宜些個；但據所考察的結果，合作社的售品也不見得比別人家便宜，這真使我莫明其「抄」了！也許因為我在合作社買東西太少的原故？也許如我上文所說，天下的事並不是按着人的臆想來實現吧！

合作社在頭一月既然賠了個「落花流水」，補救法子當然便要繼之而生，所以「周郎妙計安天下」的補救方法便實行了；於是飲盟部便包給了燕大老主顧長順和的掌櫃常三君；……（此處因與事情不合，編者代刪，請邊君原諒。）這種涼不着盪不着「坐享其成」式的補救術，畢竟高人一頭；雖然不敢說多賺錢，但是決沒有「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恐慌。不過這種包辦式的買賣與合作社的原意相去也就

燕大週刊

有孫大聖翻筋斗那們遠了！

……(編者代刪)……又據聞，合作社對於入校商人捐收門證。哈哈真是破天荒的補救仙方呵！待遇有多們平等，凡來燕大校內作生意的商人，都得預先得了『合作社的入門証』，要不然你就請出！哈哈。弱小民族(?)的商人們，你們還不「謝主龍恩」，所謂之燕大合作社者竟把你們給看在眼裏了！真是「六生有倖」呵！不過鄙人現在要冒犯合作社的尊嚴(?)轉而質諸對合作社負責的人(因鄙人對合作社的職官制不甚明白耳！)

第一：請問合作社是否是燕京大學全體學生的？

第二：合作社若不是學生全體的，為何來向對全體學生作買賣的商人來捐收入門証？

第三：即或學校要捐收門証，為何由部分組成的合作社竟不客氣的來捐收？

以上三個問題，鄙人是「笑言悅色」「恭而敬之」來請教合作社負責的人。因為合作社是由股東集合而成，當然不是全體學生的，既非全體學生的，為何合作社這們不客氣的出來向和全體學生作買賣的商人來捐收入門証？況且合作社所捐收的如果是門証，那們，這個「門」字也就太不清楚了！是「校門」呢？是「樓門」呢？還是「合作社的門」呢？是校門則校門還未蓋好，是樓門，則住在樓裏的人不敢勞駕，是合作社的門，則為何向燕大學生作買賣的商人來捐收門証？再說，就是學校要收到校商人的入校生意費，那與合作社又何干呢？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種「越俎代庖」式的捐收，根本就當取消！

小小的玩笑是開完了，至於笑？笑還是在乎和我對方開玩笑的「合作社！」或者有人說，牠捐收門証也是向商人們捐收與你何干？那們我就「三拜九叩首」的答曰：「你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嗎？」我實在不干於作如羅森華君所說的「剪了羊毛的羊」呵！

十二，二，一九二六。

校聞

△『宮門雜鈔』：

(學校開紀要第十四號)

- (一) 月之十一日下午七時，音樂系教員與學生在宗教學院禮堂開音樂會，招待本校教職員及同學等。
- (二) 本星期四日下午四時半，mr, Lawrence m Lears 在崔太太住宅演講「羅曼羅蘭之生活及其著作。」教職員之夫人等均請到場聽講。
- (三) 本月十七日下午八時本校及清華教職員在宗教學院禮堂開友誼會。
- (四) 教務會議為研究大學專門科及大學普通科之組織方法，特於上次開會委派達偉德(主席，)徐淑希，李炳華，全紹文，邵學華諸先生，蘇路德，江先羣，桑美德諸女士組織委員會，負責進行。
- (五) 工程處建築機器房，共用去美金四十萬元，超過預算計十六萬六千五百元，虧空甚鉅現接紐約來電，謂此項損失，已可設法補救矣。
該電又稱，美國某富翁捐助本校及華文學校之鉅款，本年利息，亦徑收到。
又本校託事部部員mr, E, m, m, Brer 與其夫人捐助本校課室大樓一座。
- (六) 耶穌聖誕節，本校放假三天(二十四，五，六，)陽歷新年，放假一天。秋季大考，自明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四)起，至二十六日(星期三)止，大考課程表不日即可張貼佈告牌上。舊歷年假自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起，至二月十日(星期四)止。十一日春季始業。
- (七) 男女青年會所籌備之本大學聖誕慶祝會，定於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舉行。
- (九) 新圖書館將告成委員會為籌備一切曾送上各學系問題數則，徵求意見。現請即將該項問題答畢交回為幸。

燕大週刊

△地方衛生：茲尋得燕大試辦地方公衛生會進行程序，布露如下

- (一) 調查……(一) 成府詳細地圖，(二) 不合公共衛生處所之調查，(三) 全村衛生狀況之調查
- (二) 按戶屋宇調查……(一) 戶口調查，分別男女年齡職業經濟調查，
- (三) 訓練(各組主任及一切職員等)
- (四) 分派各組職員任務，
- (五) 會務之促進，
各組職掌如左
- (一) 衛生組
 - (甲) 衛生員按戶調查衛生狀況及衛生教育，每月至少一次。
 - (乙) 蠅之取締……糞之處置，穢土穢水之處置，清道等，
 - (丙) 飲水衛生，飲水之試驗，及關於飲水衛生問題之辦理，
 - (丁) 食物，食物衛生及食物鋪之取締，食物鋪紗罩防蠅之舉行，
- (二) 保健組
 - (甲) 衛生診療所，全村孕婦之診察，產婦之診療，收生兒童之診療，成人之診療，
 - (乙) 診治平常病，視病，今之經濟狀況而定收費之多寡，極貧者免費，
 - (丙) 學校衛生，工廠衛生等身體檢驗及矯正平常病症，治療種痘等，
 - (丁) 公共衛生，看護女職員，按戶探視，至少每月每戶應探視二次，宣傳衛生智識，防病智識診視病者，
 - (戊) 收生以全村各戶生產，皆由本會醫員收生為目的，
- (三) 防疫組
 - (甲) 重要傳染病之報告，(霍亂，赤痢，腸熱病，天花，白喉，斑疹，傷寒，鼠疫等)由衛生員及衛生看護報告所有傳染病，及類似傳染症於保健組及防疫組主任，新病者，派醫員親往診治

- (乙)各傳病記錄，
- (丙)種痘及其他預防腸熱症等接種
- (丁)傳染病治療及處置，
- (戊)傳染病之檢診(中央防疫處檢診室可為相當的幫助)，
- (四)統計組
- (甲)村內死亡報告事，
- (乙)死亡名稱，依新訂中國死亡名稱表，
- (丙)探查死亡，
- (丁)每逢疾病，看護及衛生員應即報告統計組，以便登載，並通知保健組，派員診視
- (戊)村中婦人有孕者，應由看護介紹至診療所，診驗產時，應由保健科派醫員收生，產後應立即報告統計科登載，
- (五)衛生教育組
- (甲)家庭及公眾機關衛生教育，
- (乙)衛生圖說等之散佈，
- (丙)衛生講演，
- (丁)衛生展覽，
- (六)社會服務組
- (甲)可在本村各家庭中，實用社會學原理，
- (乙)調查本地方社會情形，
- (丙)濟貧如送藥就醫等，
- (丁)徵集款項，以濟本地貧民，

▲有教無類；

十二月六日晚七時教育研究會全體會員及顧問德爾滿，周學章二先生，開大會於姊妹樓，首由德爾滿先生解釋調查計畫，略謂來年燕大擬成立男附屬中學於海甸，但於未成立之前，須調查人民之多寡，地方之需要等事，以備編造課程；此次之調查，即含有此種目的在內，開會員均頗踴躍前往，更調查之結果，頗有供獻於燕大，後全會選定德爾滿，周學章，陳在新，劉富榮，丁遇春諸先生及梁靜訓女士為委員，接洽一切事宜，末將全體會員分為九組，每組四人；不日接洽完畢後，即從事至海甸每家去調查，凡本會會員是日未到會及他同學欲加入調查團者，請通知男校丁遇春，女校胡學恒女士為盼

茲將每組領袖及隊員列後，

- (一)李冠儒——李佩光女士，葉新，朱士嘉

- (二)汪祥慶——曹文隱女士，姚孟梅女士，劉玉珍女士，程美泉，
- (三)劉富榮——胡學恒女士，劉志光，溫金銘
- (四)姜慶豐——文彩女士，劉景雙，謝球，
- (五)梁靜訓——林肇基，謝廷玉，李蔭棠
- (六)管梅培——張菊英女士，李炎玲，楊維楚
- (七)陳文仙——甯慧，許家鵬，張嵩山
- (八)丁遇春——謝咸宜女士，趙豐田，李文祥，
- (九)江棟臣——程登峯，趙俊龍，馬玉璞女士，
- △辭退館員，館員陳君，尙司圖書出發，極忠於事近因公事與館長田君鈕錕，聞會由圖書委員會主席·洪先生調解，無效，遂由委員公決認爲田君辦公Inefficiency於上星期中辭退，同學中皆認爲事出倉卒，辭退館員非在月終，又非學期之末？據記者採訪僅如上述，其詳情容後續誌；
- 又陳君去職，委員會爲體恤其家族及鼓勵其以前之勤勞誠懇，贈兩月之薪金，委員會中固爲息事寧人，學校百端待舉，需人孔殷，其他更遷事於學校行政甚不便也云云！
- △聖誕典禮：本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至九時二十分，在神科禮堂舉行一次聖誕儀式，除會衆頌之外有同學及教授合組之BachChorals之四部詩歌隊之咏頌，甚望同學參與云云，
- △利市三倍：本校青年會所發行之賀年節卡片，物美價廉，初次開盤，售出三千餘份，昨日又有八百份之約定，聞該委員等，乘昨晚燕清教員歡樂會之盛典，略作竹松之敲，餘片無多，同學其早爲之計，「貨色即卸
- △政聞演講：努力青年社爲本校與清華同學合組，在校內會行一次之公開演講，本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又約定英文國民新報主筆演講美國對華政策，屆時定有一番盛況云地點爲新圖書館
- △一九三〇：茲得一九三〇班班職員錄，布露於下：正班長胡慶育，副班長張文彬，文書翁初日，張信德，庶務卓宜來，余宗武，會計徐朝鶴，戴愛真，交際委辦余伯廉，李保真，體育委辦曲一田，謝維傑，
- △醫預講題：星期二下午五時之醫預學會演講會講題爲動物寄生在中國寄生蟲病流傳上之重要，講者爲Faust先生，此題關係生物醫學及農學各方面。想當時聽衆必甚踴躍也。
- △敦誼旅行：上星期日三年級敦誼會十餘人作望兒嶺之行，由匯明園而西，涉冰，步行直抵其麓，山高約六百尺，陡峻萬狀，乃循澗澗，蹈石片沙礫，匍匐而上，山路踳礫而粗鬆，着足甚難，荊棘刺手，大地爲濃霧所障不敢俯瞰，此時勇氣，殆由敦誼中來，約半時乃至其顛，野餐：爲饅頭沙丁，醬子，冷水，遇一牧者：盡以餘食與之，循小路下，山半過法天主教堂之師範學校，遇其神甫，說學校來歷甚詳，其一部經皆倚仗自釀之葡萄酒乃出酒敬客，曾友各啜半杯，致謝而退，歸道中遇荷資者爲述「望兒史」，別有甚殊致之趣味云，

燕 大 週 刊

第 一 百 零 七 期
中 華 民 國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出 版

價 目 表

每份	銅元六枚	郵寄三分
半年	大洋六毛	郵寄七毛五
全年	大洋一元二毛	郵寄一元五
以郵票代洋，不扣，以半分，一分者為限		

廣 告 價 目

地 位	面 積	價 目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八 分 之 一
前底面	十	五元	六元	八元	四元
論前文	論中間	十元	八元	六元	二元

全年五十二期，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八折，十期以上七折，半年以上六折，全年以上對折；廣告概用白紙黑字鉛印，繪圖刻字工價另議。

經理部啓事 (一) 本刊廣告價目暫定，以後如有更改，再登報聲明。在未聲明更改以前，則按上列價目計算。
經理部啓事 (二) 本刊定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經理部啓事 (三) 燕大畢業同學現時之通信地點，未能盡知，故本刊未得一一寄贈。本部業以為歉。茲特請畢業同學諸君早將通信住址示知，即日便可將本刊按期寄上。

本 社 職 員 一 覽 表

總務部職員

君虹泉	張泳放	張以信	劉志廣	部長 庫廉志亮	副部長 羅方曹	英真女士	戴愛霞女士	藍瓊女士	李瓊女士	吳松珍女士	胡學恒女士	劉文彩女士	黃振球女士
-----	-----	-----	-----	---------	---------	------	-------	------	------	-------	-------	-------	-------

編輯部職員

長 允豹	副部長 羅學連	梁鳳貞女士	焦承志
陳雲之	副部長 夏學于	羅玉峇女士	劉廷倩女士
鄭篤藩	副部長 胡于	韓德章女士	麥羅華女士
李憲光		趙登彩女士	劉文培女士

經理部職員

長 于惠亭	副部長 魏姚藍	吳徐倫女士	徐珍度女士
內 任守宗	副部長 姚藍陳	徐曲高女士	徐繩方女士
經理 陳李許			
主任 李許			

晨曦之前

無須社書之一

于君的詩歌，久已馳譽文壇，此集所集凡四十餘首，係于君親手所編訂，每首均經十數次之刪改，其藝術意境，均臻佳境，慘慘的情味，讀之不忍釋手。印刷裝訂，亦極精美。實價四角。北新書局發行。代售處：海甸書社。

努力青年

第三期目錄

新時代的藝術與革命
近代種族衝突之局面
九年間聯建設之管窺
論黨化教育致候君書
生命詩
應時文章與道便談談
丁村的減租運動(小說)
編輯後記

京西海甸努力青年社發行
每月一冊 售洋五分

兩疑，章進，楊雲容，吳王
記丘玉麟，天木，同玉純

玄背第十九期出版(十二月十二號)

愛爾蘭的神語

譯者：一音

我倆別離時

浮雲雜記

忙痕

每星期隨天庸報出版。
報費每月(四期庸報在內)大洋一角。全年大洋一元
通信處：天津法界二十一號庸報社
姜希節君轉玄報社。

景玉選譯
蘇琮進譯
李珠雲譯
浮雲雜記
蓬西林

孔德月刊 第三期目錄

海甸書店廣告

海甸成府書舖同號一號

本店係燕大學生所組織，專售各種中西書籍報章，代訂各種著名定期刊物(逐期送至定戶)又附設照相部，專洗膠片，照相，放大及發售照相用品。此外學界應用物品亦皆代售，如蒙賜顧，無任歡迎。海甸書店謹啟。

論愛情在英國詩歌中底地位(譯文) 真海
物理的認識的新徑路(譯文) 昭怡
請您再瞧一次吧！ 宗長
放生 劉長
懷幼 王光
比這個還好(譯文) 王光
媽媽做年輕 金孔
花伴 李鳳
兒童文藝 李鳳
學校紀事 堯齡
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 胡堯齡
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 顧頤剛編

每期定價大洋一角。訂閱全年

代售處：北京皇城根北新書局。
東安市場書肆，海甸海甸書局。